



好学的终级旨归

□ 姚正安

通常情况下,我们看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,大体是看他上课是不是认真,作业是不是及时完成,课余时间是不是看书学习。看一个成人是不是好学,看他工作之余是不是看书读报,是不是围绕自己的专业继续深造。

即使上述所列内容都是肯定的,那也只是浅层次的好学,或者叫表相好学。

那么,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好学呢? 进一步说,好学的终级旨归是什么?

孔子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。

有一天,鲁哀公与孔子闲聊。

哀公问:“弟子孰为好学?”孔子对曰:“有颜回者好学,不迁怒,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!今也则亡,未闻好学者也。”(《论语·雍也篇第六·第3章》)

鲁哀公问孔子, 你的弟子里哪一个好学? 孔子回答,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,不迁怒,不贰过,可惜已经去世了。现在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。

在这则简短的对话中,孔子首先肯定好学者乃颜回。拿什么证明颜回好学呢? 孔子用了六个字,即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。乍看,这六个字与好学没有什么关系,甚至是风马牛。好学是对学习的态度,而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是品德方面的表现。两者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?

我们有必要先来理解“不迁怒, 不贰过”。

朱熹的注解是:“迁,移也。贰,复也。怒于甲者,不移于乙 ;过于前者,不复于后。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,可谓真好学矣。”

朱熹不仅解释了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,而且据此,认定颜回是“真好学”。

这就涉及到古今的学习目的问题。孔子还说过:“古之学者为己, 今之学者为人。”意思是说,古代致力于学的人,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德,而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。

回到上面的话题上,好学与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有着怎样的关系?

孔子所说的好学,决不仅仅在于学习本身,而在于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,特别是品德方面的提升。也就是说,要将学习成果充分体现到实践中,体现到德行上。只有这样,才是真正的好学。

颜回因为做到了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,被孔子树为好学的典范。

我以为,对于“不迁怒”的理解还可以更质朴些,就是说,不把自己的失败、错误归咎于别人,而是“反求诸己”,更多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只有这样,才能利于自己的品行提升。至于“不贰过”,是说要从第一次过错中吸取教训,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。

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,我们今天的所谓好学,差之远矣。

有的学霸,学习成绩很好,各级比赛获奖,但不会生活,不会处理人际关系,甚至品行恶劣, 为生活琐事毒杀同学者有之,为钱财弑母者亦有之。这样的学霸,只是装载知识的机器,对个人、对社会,有害无益。

有的干部,不仅学历高,学力也很强,攻硕士博士,写论文著作。可是工作上假大空,生活中下三滥,包二奶三奶,刮民膏,做官当做爷,作威作福。试想,依靠这样的高知干部,事业发展何来,人民福祉何有?

这样的学霸,这样的高知干部,虽然数量不多,但很能说明问题。依此,我们可以说,一些人还没有真正弄懂学习为什么,或者说,一些人只是把学习当作工具,当作筹码,而不是当作提高能力、提升品德的途径。因此,越学越坏,越学越糟,越学背离初心越远。

孔子的另一段话,再次证明孔子所说的好学目的何在。

子曰:“诵诗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。虽多,亦奚以为?”《论语·子路篇第十三·第5章》)

孔子说,(某一个人)熟读了《诗经》三百篇,让他处理政务,却办不通;让他出使外国,又不能独立谈判。虽然学了很多,有什么用呢?

这里,孔子强调的仍然是学以致用,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实践并推动实践发展的学习,都是毫无意义的,更不是所谓的好学。

至此,我们说,好学的终级旨归是提高能力,提升品德,否则就是伪好学,至少是好学的动机不纯。

颜回好学,不迁怒,不贰过,立起好学标杆。我们应该以此为鉴,反观一下自己,学习了没有,学习了又有哪些方面的提升。

寒冬的雨夜,在昏黄的灯光下读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》(四),在《安稽》赋里碰到“尻若𦔓筍”,我一眼看到“𦔓”字,没多想就误以为“最”字,因为敦煌俗字里面的“最”字写法和“𦔓”字形很相似。当翻开王念孙的《广雅疏证》时,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“𦔓者,《说文》‘𦔓’,积也。经传通作‘聚’。”

透过这昏暗的灯光,思绪一下子穿越到了三百多年前。我仿佛看到了王念孙正襟危坐,右手抓着书卷样的东西,左手拄着拐杖;旁边还站着他的儿子王引之,似乎正在听他父亲说些什么。

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高邮人,从小就听家里大人们和语文老师讲,我们高邮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名人。风流才子秦少游,一代丞相汪广洋,散曲大家王西楼,训诂巨匠王氏父子,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等。秦少游的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,王磐的《朝天子·咏喇叭》,汪曾祺的《鸡鸭名家》《大淖记事》,我们都耳熟能详了。唯独不知道王氏父子的训诂是干什么的,当时记得他,多半是听说他直谏扳倒和珅的故事。

第一次真正意义上“接触”“二王”(王念孙、王引之),应该是在大学的古代汉语课上。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训诂,用郭在贻先生在《训诂学》中的说法之一就是“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”。老师又详细介绍了王氏父子的学术著作:《广雅疏证》《读书杂志》《经义述闻》和《经传释词》。

郭在贻先生在《训诂学》中着重介绍了几位杰出的训诂大师: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俞樾、孙诒让。然而我们可以从《郭在贻文集》前言知道郭在贻先生室名朴学斋、仪二王斋、冷凳斋,这表明了郭先生对“二王”深深的敬仰之情。“二王”的学术成就以及为人品德深深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人。

凡是从事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研究的学者,王氏父子的《广雅疏证》《读书杂志》《经义述闻》和《经传释词》都是必读书目。

仅仅阅读了《读书杂志》的《史记杂志》部分,我就对王念孙的学术水平叹为观止。下面举三例说明:其一,“楚人谚曰:得黄金百斤,不如得季布一诺。”我们通常不会认为这句话有问题,然而王念孙发现问题了,“念孙案:百与诺为韵,斤字后人所加也。”其二,“不既信,不倍言,义者有取焉。”大致说“不既信”是“不取信”的意思。王念孙认为“不既信”是“不失信”的意思。其三,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,不然籍何以生此?”“念孙案:生当为至字之误也。”王念孙认为“何以生此”应该是“何以至此”。

王氏父子不但学术著作丰富、成就巨大,而且有着刚正不阿、敢于直谏的高尚品德。和珅权倾朝野,结党营私,祸国殃民,文武百官大多数对其敢怒不敢言,王氏父子却敢于向皇帝弹劾和珅,最终将和珅扳倒。

冬夜里,手捧一卷《读书杂志》,渐渐地走进“二王”的世界,是一件幸事,一件乐事。

“十一子的伤会好么?”

“会。”

“当然会!”

这是汪曾祺《大淖记事》的结尾告诉我们的。当我们正为十一子的命运担忧的时候,汪老却自问自答,娓娓道来了。淡淡的哀愁又给了我们淡淡的希望,更是一种淡淡的美。阳光总在风雨后,乌云上有晴空。我们从汪老的作品里每每感觉到那份淡淡的诗意的表达。“从此,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,挑着紫红的荸荠、碧绿的菱角、雪白的连枝藕,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,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。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,长睫毛忽扇忽扇的。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,更坚定了。她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。”

何惧疾病、贫穷、一无所有,巧云在此时此刻已经找到了生命的导航,因为刚强、谨守、持续不断的爱,使她不肯绝望,内心变得越发强大,勇气可嘉。

黑格尔说:“美与真是一回事。”汪老正是这种诗意的真实,毫无谎言,所以能感动我们的心。 乔治·桑的《印典娜》原先的结局是印典娜

淡淡的诗意

□ 陈仁存

与她的表兄雷道夫一同从瀑布跳下去,成为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。出版后作者却又增加了一个快乐的结局。他俩没有摔死,那瀑布下面却是世外桃源,从此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,连同

印典娜的那段名言:“幸福永远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地方,我们只须伸出手去,就可捉住它的。”至今让很多人记忆犹新。不过总感觉浪漫得太富余。而汪老《大淖记事》的结局却更显得淡雅、会意,属于“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”的那种淡。当然,汪老的作品里也有“笛里三弄,梅心惊破,多少春情意”(李清照)的那种雅致。

“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, 因为王玉英好看。王玉英长得黑,但是两只眼睛很亮,牙很白。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。”“红花、绿叶、黑黑的脸、明亮的眼睛、白的牙,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幅画。”(《晚饭花》)

汪老的风采、兴味,汪老的情与思,足以安放得下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“十一子的伤会好么?”

“会。”

“当然会!”

抗金青史地名传

□ 秦一义

在三垛镇区东首,矗立着一尊岳飞雕像。高高的基座上,岳飞披甲戴盔,宝剑出鞘,器宇轩昂。瞻仰巨型石雕,人们一下子又穿越到了八百多年前那硝烟弥漫的古战场。

南宋建炎四年(1130年),金兵大举南侵,岳飞带领的岳家军转战大江南北,打了许多胜仗。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,岳家军万人军马,除了战争消耗,加之部分人马留守泰州等地,出征三垛时,已寥寥数千之众。岳飞殚精竭虑,运筹帷幄,肃整军纪,决一死战。他强调战争中要爱护百姓的一草一木,有违者斩。岳家军深得百姓爱戴。百姓说的“撼山易,撼岳家军难”,就是对岳家军最好的评价。岳家军所到之处,都有百姓协同助战。挖战壕、筑工事,四面埋伏,四面出击,一时起,风起云涌,“关门杀鞑子!”吼声如雷,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。“鞑子”就是北方的金人。他们势如破竹,大举南侵,践踏大宋江山,不得人心。南侵的“鞑子”理应斩尽杀绝。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在三垛一带连续三次出击,取得了“杀高太保,俘酋长70余人”的胜利。

天地转,光阴迫。岳飞在三垛一带抗金已近千年,然而三垛镇及周边地区,许多村舍的老地名打上了抗金战争的烙印,如烟熏火燎过一般。

这些老地名仍在百姓中口口相传,甚至被文献记载,如“东团营”“西团营”是岳家军驻扎的两大营盘(“东团营”已简称“东团”现隶属于甘垛镇,“西团营”已简称“西团”,东团、西团,一河之隔)。“南壕”“北壕”两村紧邻,田头靠田头,想必岳家军携当地百姓挖战壕、筑工事,以壕沟为掩护,伏击敌人。藏铁庄,据该村老人介绍,岳家军在该村藏过兵器,为了纪念岳家军抗金,故名。秦家垛南面有条小河沟,叫马饮塘,那是岳家军军马在此放过牧,饮过水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三垛镇南面有个村叫“老分头”,实是“老坟头”的谐音。三垛一带的男子喜欢剃分头,三七开的那种,后来,人们将“坟头”改称“分头”,恰到好处,显示人们不忘历史的同时,也向往和平、吉祥和美好。该村原先为什么叫“坟头”?因为当年岳家军及百姓中有战死的,其忠骨埋葬于此,并筑起高高的土坟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地方百姓烧土窑取土,才将坟头夷为平地。虽然标志物不存,那地方田头地角,仍然发现陶瓷残片,或许是当地百姓祭祀英灵时用过的器皿。在那里还挖到过一口井,经考古专家考证是口宋井,井里有大量的陶瓷碎片,睹物思人,可以推想到岳家军破釜沉舟、决一死战的悲壮一幕。

没屁眼

□ 朱延庆

一个人要维持正常生命,必须从进口定时、定量地饮水、进食,经过食道、胃肠的工作,废水从尿道排出,食物的渣滓从肛门排出。肛门俗称屁眼。

有的人办事,有时会有头无尾,江淮一带称这样的人为“没屁眼的”。这话很形象,就是说这类人做事情,有开头了,但没有结尾,就如同一个人,从嘴里饮水、进食,但结果没有什么货色从肛门排出。

F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平时大大咧咧,不拘小节,到哪儿去办事,自行车都不上锁,被人偷走了四次。他的自行车钥匙与自家的大门、房门钥匙是连在一起的,自行车被偷,自家大门、房门钥匙也因此配了好几回。

有一次,局长派F到某企业处理一事情,半路上他看到一家棋牌室门口拥了很多。他是个棋迷,于是停下车,挤进去“观战”。他的棋艺在全市小有名气,不少人都认识他。原来这里是M社区象棋比赛的决赛场,裁判很礼貌地请他坐下。他连看了五局。天快黑了,决赛

继续进行。他早将局长交办的事丢到九霄云外了。

第二天早上,局长查点交代他办事的结果。他为人倒也诚恳,只好如实向局长汇报,并没有找借口或者什么托词说假话。局长笑了一下说:上午再去办,可不能再观战,再也不要被人称“没屁眼”。

F的母亲住在乡下老家,一年有几个月到市里来与儿孙同住。某日,母亲生病了,医院离F家不太远,他带着母亲准备走到医院诊治。走了一段路,他看到路边有几个人在下棋,有的是他的棋友,同他打了招呼,他又去“观战”了。他将带母亲去医院看病的事丢在一旁。母亲大脑有些萎缩,常常一人外出时,认不得回家的路。母亲一直往前走,F一直在看“楚汉相争”。时间过得很快,到了中午,下棋的人散了。这时F才想起带母亲看病的事,急忙向前跑。到了医院,到处打听,都不见母亲的踪影,只好求助“110”了。最终在汽车站大厅内找到了母亲,F热泪涌流,羞惭至极。

从此,F下决心做一个有“进口”、有“出口”的健全人。